



三蘇先生文集卷五十七

穎濱先生

論

孔子

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

公季相子皆庸人一為文樂所娛

視棄孔子如脫弊屣孔子去

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

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

善用人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

廟王孫曹治軍旅以無失其國

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

及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

適陳道蔡皆用孔子之於陳蔡無取

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

諸祭一時賢君臣也盤桓以俟焉

前後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

之矣而子西問之昭王亦死

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

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方於衛

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

集故與孔子於衛見衛子於魯

欲從

以弗見

不逮門之女魯人不以為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有急將從之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為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意不可孔子聞之曰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者也然則此亦孔子之所獨歟

顏子

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子之好學弟子之賢者衆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八賢者識其大者不問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有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入誠有見於此譬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也

舟雍

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主無以不致其文所謂敬也不敬則確確則易易則民慢故古之君子其無所不教其於人也則不然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齊則居教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教而行簡者也惟周公亦憂魯之不親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許也

宰子

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以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自書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伯之亂本與闕止事故闕止外曰子我也田伯既殺闕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伯之亂伯既殺闕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之門人高弟至於如此豈不為孔氏惜哉

於庭因裁簡公又闕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宰我於

戰國諸子設為

子貢

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且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之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訛客設為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之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紜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若如公孫衍張儀聘其說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冉求 仲由

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氏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往幸而莊公舍孔讓季路與

惛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惛以取備其不釋惛明矣孔惛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而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悉夫

小商

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雖嘉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為之區別概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其言莫不感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曾參

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也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認者至  
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  
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  
曰非也子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  
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  
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爲忠恕則知  
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  
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和者天下之大  
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  
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  
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之所以不告  
諸弟子者蓋謂是歟

曾點

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幽默也以其自  
知之明敏如曾點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疆從  
事焉禍必隨之真欲後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  
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爲貴者哉

樊須

樊遲之孝爲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事也  
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  
皋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  
小人也

有若

苟至於君子未有無恥者也孟子稱禹崩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  
子既歿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  
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耻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兩不應

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也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況太史公乎

老子一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爲之言則天下之辯者服矣與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爲不然則誰肯信以爲爾父之定是故不若與之論曲直雖楚人可以与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爲多言以辨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唯不以辯其是非利害而以其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爲尊於天下爲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爲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爲周公而仲尼之爲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爲說不可以周孔辯也何者彼且以爲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於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規矩辯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使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亦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其謂善者天下之士

其論老聃莊周與佛之道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爲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且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彊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論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捨而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子二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

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榮感天下揚氏爲我  
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  
於揚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  
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權此其勢然也故老  
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及收天  
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  
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譏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  
泛泛焉浮遊於其間而曰我官無所爲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  
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  
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然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揚氏之爲  
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  
而兼愛者爲我之所詆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  
固守之則可以止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若  
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後世今老聃莊周不詳其得而若

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  
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爲  
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  
爲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  
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  
中倫行中慮實仲夷悅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  
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者聃莊周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  
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蓋其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  
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  
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  
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  
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  
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  
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

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為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既曰無之以為用又曰有之以為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漸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為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老子三

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權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上達而不知下達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是以此器故有言上達而不知下達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是以得其器其所以得者一得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而周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

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之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至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眇也老子八十一章子嘗為之辯其說如此

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稱王湯問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今觀穆王與化人遊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世僊佛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子孟子稱楊氏為我其害至於無君楊朱之說不見於世而列子時取之蓋其所以為我者必有闕於大道而失於偏故列子莊子時取其合者載焉若楊朱之篇以愛身故至於遺禮義毀名節無所復顧此則孟子所謂無君者矣雖列子亦無取焉耳列子之徒不知其師之詳以為朱之言皆不可棄而并錄之過矣



子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胥篋以誅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予以為莊子蓋取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予而實不予陽濟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誣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黑翟為滑整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予嘗疑漁父盜跖則直若誣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繁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唯唯則時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感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

吾驚焉言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者勦之以入其說耳凡分章各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也

孟子

孟子生於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彊暴以此遊說諸侯諄諄言之其其或信而諸侯皆背於鄙詐莫以為然者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之時諸侯皆將以多殺人一天下誠有不嗜殺人之君招而撫之天下必將歸之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也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會暴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祖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復起不嗜殺人收之及桓靈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略而以喜怒殺人於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裂為五胡離為南北隋之帝

又能令之矣而好殺不已至于而敗及唐太宗始復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夷虜多殺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受命藝祖皇帝雖以神武誅錮僭偽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於漢唐天下既定輕刑厲禁凡所誅戮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其仁過於前代是以百有餘年兵革不試戶口充溢有死於虜瘦而無死於兵亂蓋晉孟子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由此觀之于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荀卿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陰陽之未形也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陰陽之未形也謂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之中中則道也其在人為性及其發而中節仁義禮智之用見於物則所謂善亦所謂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人之言性止於是而已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則指

以為性至於荀卿自任而好異因孟子而反之則曰人性惡夫善惡皆習也指習以為性而不知其非二子之失一也然而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荀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荀卿之失則遠矣

中不害 韓非

韓非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自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知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申商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被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

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媿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邪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況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季陵之事不合於漢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葉公

孔子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和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春秋之末諸侯之士智者多矣而未見其仁也葉公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為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者哉然葉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存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昔孔子去衛盤桓陳蔡之間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也意在楚葉身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公之功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

孔子使聖人之效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歟傳曰葉公好龍室臺離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蓋謂孔子非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侯大夫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而獨以其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故孔子深疾之歟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穎濱先生

論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  
 誣治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援亂治為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為亂  
 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僥倖也故莫  
 若言天下之誠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爭治而不至於  
 安亂而不至於危絕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疾此天下之所  
 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爭者為大則曰無亂為異則曰有  
 變以為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為以為有變則其勢當至於更制是二  
 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為治  
 之地夫有意於為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  
 雖有鉏耨重馬精心彊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

爲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猖狂翺翔惟  
其所欲爲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爲治之地也爲治之地既立然後從  
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藟之以松柏梧  
櫟叢莽樸檉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  
受之而爲王者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者之以勤  
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藩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  
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俵俵然無地而施之無左而右動猶前  
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彊之利是爲  
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  
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  
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  
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  
牛乘馬作爲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  
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感有以相弔而後伏犧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

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爲治之地也至  
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  
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國是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  
以濟民飢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  
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養生除害之術  
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  
齟齬舉全國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爲治之地而聖人  
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田此言之  
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  
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  
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爲治者無容足之  
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惟水  
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  
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

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威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征山川各致其時陵阜陸墜各均其宜邑鄉將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接能以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荆人於城濮追齊威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彊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爲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爲地者一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一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豈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豈其治亂之間也徘徊傍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其所爲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爲虞舜其次爲魯閔而其次猶得爲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生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養其鰥寡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爲國而豈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爲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法也孔子之

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具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彊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爲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爲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爲唐由此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爲者舉而就之可也 當今之世 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基基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爲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疆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 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爲安者惟無疆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爲 當今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而者天下之吏媮惰苟且不治其事事已敗而上不知 是一不立

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刃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爲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其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爲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因投足而遇陷穽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乎也天下幸而無他患難而唯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二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爲漢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楫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涸狀格於洲浦以爲是固然也其爲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 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

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爲之說曰君之以疆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不可以疆力力雖疆而轉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之堅疆而納之於柔儒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疆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旣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二事之不立苟其旣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爲國正其紀綱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隨其二都誅其亂政可得

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鬻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爲是國也必舉之以爲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爲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地而未嘗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



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爲既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爲有此且也君子修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弗先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者甚易然今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出之君子致彼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爲古之人欺我雖有爲之者蓋強逼而爲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爲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蹙矣以不信之心行日踈之道以治無以爲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卒故莫若退而立其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則身修而天下可化也

兵民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爲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割燕薊二也何

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界之才界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高下使食其技而資其身是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下可以爲役而祿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凡鄙上不能爲吏下不能爲民天界之才而無以資之嬰之以勞苦迫之以饑饉不羣起爲盜則無以求濟矣故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患也唐表而有德之兵變則必有禁兵藩鎮有倚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點澤之兵分布內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以衛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戍之勞更相爲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着之人一隸於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俛首受笞而不敢肆后則學弓劍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類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

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  
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既盡於養兵而又較版  
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齊之以鞭朴民有怨心  
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訖而不卹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 割燕薊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獲兵之惠臣  
體以奉之雖號爲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難未有以待之而  
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 本朝乃見其利  
眞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名之  
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  
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爲中  
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曰驕武帝絀之以征伐而山原  
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 朝廷之所以厚之者不過於漢  
文帝而虜弭耳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六熊虎之搏人

得半而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暴麻葉粟之饒兼玉帛子女之富重斂  
其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 朝廷給予之厚賈生所謂三表五餌  
兼用之矣被擅飲乳之俗而身服錦繡之華口甘麩葉之美至於若  
燕橘柚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醜然而足俛首奉約習爲禮義吾無割  
地之恥而獨享其利此則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夫寶之負朔方河隴  
之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據郡縣唐內苦藩鎮背叛置而不問百  
年之間獸心猖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土遺黎解纜  
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壤土自復吾今不忍塗炭生民以皮幣大馬  
結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季吐蕃之變乎

###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穎濱先生

策

御試制科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 祖宗之大統 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  
 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  
 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開政尚多和氣或蠶田野雖闢民  
 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  
 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  
 忽借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  
 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  
 不知避叙法實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  
 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

河濱決百川騰溢永思膠答深切在子變不虛生為政而  
起五事之失六診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  
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  
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  
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  
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施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  
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  
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  
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  
周以多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  
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  
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美惡水旱蓄  
積之備邊郵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  
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

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不佞陛下過聽策臣於廷得竭愚衷以奉大對臣性  
狂愚不識心諱伏讀陛下制策凡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  
詳聞之矣然臣內省愚誠欲先以聞而後答陛下之所問伏惟  
陛下承先帝之業即位以來二十餘年四方又安陛下守此太  
平之成其平日無事端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陛下  
下策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寤寐未燭於理  
又曰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子茲三紀此陛下憂懼之言  
也然臣以謂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  
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當此之時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  
心知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者  
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矣夫無事而深憂者  
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  
陛下失所憂矣故臣願陛下雖天下無事而不志憂懼之心陛

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  
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言之無益也 制策曰朕德有所  
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驚 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  
之用心也臣請為 陛下推其本源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  
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  
祖甲周之敗也有穆王漢之甲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  
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  
罷早寤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告  
淫聲正直之言不聞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謂行於內勢擴於外心每  
益亂邪僻而無圻七首亂失次萬事無紀以至於天下大亂而其心  
不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成時惟婦寺時  
言則對婦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受祚咸之  
甚傷其不可告教而至於敗也臣竦賤之臣竊聞之道路 陛下自  
近歲以來宮中習遊多以十數歌舞飲酒撤樂失節坐朝不圖諍議

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之由 陛下已  
知之矣久而不止百慮將由之而出內則將為蠱惑之所汙以傷和  
伐性外則將為請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厭足送相  
誇尚爭為後廢賜三不足以自給則不憚於受賂賄賂賄既至則不  
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 陛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  
事也且臣聞之欲拯必履必甚必反方其極甚之時一陷於其中而  
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 陛下何不試於  
靖開之時上思宗廟社稷之司憂內思疾疚病恙之可惡下思庶人  
百姓之可畏則夫道極備前適足以為 陛下憂而未足以為 陛  
下樂也伏惟 聖心未之思焉是以渾達而不上諫云頭沛之揭被  
棄未有害本宮先撥 方今承 祖宗之基四方無事法令修明百  
官繕完而 陛下奈何 自穢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意日以凌遲國  
政將至於敗矣氣將至於衰而不可救也 制策曰田疇雖闕民多  
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徼利入已陵辱貴戚臣以為地有所未闕

是以民不得安其生湯堦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唐費  
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什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  
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士皆膏腴古之賦輸大半多出於此自兩漢以  
來名臣賢守所以為民與利除害濟恤歎洽之遊往往徭注而荆棘  
成林無尺寸之耕孤狸行狼之所皇詘而逃兵罷上之所窺伏陛  
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為陛下深患極慮招標旒以墾化  
其地賢才良士以為此誠遠之慮而不肯注陛下何下使大臣舉  
人而守之兼召而勉勸其志屬以此事而以此為最量之課不及十  
年此將皆為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天下之民不得  
安其生也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設於屯  
兵欲簡數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入今者邊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  
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天屯兵於亭  
障之地者兵必不能其多也兵不能其多則寇至必不能抗而徒棄  
里兵於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入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歲益

播意小屯不過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狹弱弓之矢可以越  
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成後守不敢徹非不知徹也恐後  
之有此事而以為是為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  
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臂而守之也雖連臂而守之敵尚可得  
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兵於要害之地則敵入不敢過而為盜何  
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  
之深忌也今國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吾地而懼敵之  
敢深入也夫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臣故  
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皆廢以為亭障嚴斥  
候謹烽燧以為大屯之耳目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我狄高城  
深池精為守備使可以對敵逾月而不陷制為諸屯使其相去之遠  
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  
大城深入而為寇者臣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  
備也臣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有情愛相屬如父子兄弟之親也

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上二者相待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  
合則叛譬如草木之託土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綢繆之交橫相  
入而至於不可拔及其木相入也木槁於上而根不下屬也唯於下  
而氣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披而離也是以古  
之聖人於其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欣交通分義積厚  
而不忍相棄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優裕天下時役使薄賦斂寬  
田租宥罪矣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末世賊臣竊  
命國統已絕而天下之心備依依不忍離漢者徒以文景之所以愛  
之者深而不可忘也 國家自 祖宗以來至於 陛下四世矣  
陛下之所以深結於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財也 陛  
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 陛下未得以生結民  
也 陛下賦斂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 陛下未得以  
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為吏之過賦斂之不仁誰當任其外且  
陛下凡所以用財者果何事乎上有官吏之俸下有 陛下之

夷狄之賂此三者 陛下未得省之之術臣亦未敢以為言也臣獨  
怪陛下內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此何為者也凡今百姓所  
為一物以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鐵關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  
廢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無益之用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無  
有司會果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勅迅若真火 陛下外有北狄  
西戎歲徵金繒而又內自為一弊以耗其所遺餘臣恐 陛下以此  
獲謗而民心之不歸也故臣願陛下日 夜自損以彌左者痛為節  
儉以寬百姓捐錦繡棄金玉以質素為貴賦稅之入獨以供不得  
之費使天下知戴 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  
臣故曰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者此之謂也 制策曰軍  
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為無兵官冗未澄則為無吏  
古者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強今兵衆而至於以為冗者則是不耕  
而食之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 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用  
則亦有說有兵而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閑田之

鄉不須兵二也此二患者臣嘗慮之蓋亦以為無難也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強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民為兵且屯田民自將有噫此選者則今不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縣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官鬻之也籍沒之田歲歲不絕舉而積之而田皆在官矣閑田之鄉不過京師之西雖差遠於京畿然而車馳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可以循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充之昔年而一場京師可獨置天子腹之軍數萬人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人之羽林校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是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可以去矣臣又聞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弊更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充於雜廩祿又不得賢也費廩祿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舉均之二弊此者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分別

天下之官其事之為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為一方之急者別之以為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善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官銓曹密院三班而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即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急之官則又為一等使碌碌之吏以今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既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將羣議而聚怨然臣以為聖人之為天下不憚人之有怨心而問其怨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持上太過上以其法御下而下反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與利除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亦使天下之人以繩上哉此太甚也臣讀後魏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得為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多賢而不賢者未嘗用也及其後世忠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崔亮從而更之不問士之賢愚而專以傳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而別之以為賢不肖之辨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陛下興庠序於久亡博禮樂之未備思繼可封之俗欲隆骨體之節



而訟未息刑未措深求其故歸咎在位以爲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餘  
是次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容寔惡讞並興而不止必所以治之而不  
得其道臣聞善治天下者不必有美名而有譽實之實效不善治天  
下者其名未必不美而其實空虛無益於事 陛下自即位以來登  
庸俊良力興美政以教天下者於今凡幾矣慶曆之中勸農桑興學  
按當此之時天下以爲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既興農桑既  
勸而天下之風俗卒何以異於慶曆之始今者 陛下又發 德音  
分遣使者徧行天下或以寬恤或以減省或以均稅名號紛然而出  
天下又皆翕然知 陛下之欲速於爲治也然臣以爲 陛下惑於  
虛名而不知爲政之綱也且 陛下以爲此數事者皆足以致治耶  
不足以致治耶 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臣以爲  
凡 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以爲郡縣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  
有會府次有職司者凡所以治此數事耳今 陛下欲寬卹百姓而  
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爲暴也 陛下欲減省均稅而至於特

命使者則是此等旨不可使也臣觀 陛下之意不過欲使史官書  
之以數美名於後世耳故臣以爲此 陛下惑於虛名也今天下諸道  
之職司是天下之綱維然尚非 陛下之所當擇 陛下當擇宰相  
而宰相當擇諸司耳天下凡道十人有七一道之職司少者三而  
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於治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上  
大夫之多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其足今乃不擇賢否而任也至  
於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謂 陛下未知爲政之綱也夫綱雖大  
不知舉而何教化之能興故臣願 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始而大  
下可以漸治矣 陛下戒慎天災震懼日食淫雨燠氣之失節江河  
百川之失度而思開告戒消伏之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夫劉  
向之說五行各以類感滯於一方而不得相通呂氏之書隨其時身  
而指其必降之災異其言皆迂怪而難信安足爲 陛下道哉臣聞  
災異之說有一有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  
從來者可得而推者人之所爲也不可得而推者天之所爲也人之

所為者不過盜賊竊發於山林賊敗兵破而不得復盜賊竊發是衣食不足政暴更苛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為用之過也至於天之所為凶旱水溢蟲蝗震雷日蝕地震星辰隕墜是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藏失據於中而變見動於四肢發於百體醫者切其脈而觀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於鬼嘯於梁指危於堂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則可乎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消散而不充足以邪物得而干之尚何擇乎心肺之間哉占之需者其論災異則皆有此弊也今使 國家治疆人民又安和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則天為之明地為之靜三辰為之光及其少衰則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小員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亦破溢為害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割而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為其驗而臣以為不然蓋臣非以為不為災也以為天地之遠而至於為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挫沮而不來以至於是以為 陛下歷

數天下之弊而使 陛下盡修為云耳非正陽之月而伐鼓擊鼓者以為非經書而要必齊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為失常感夏之月而論凶報重詭者以為非古然而要必所犯法者無又擊之殃而民觀為惡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為非也 陛下懸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於京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為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之法足以欲先治內則惑於何以為京師之言欲先撫而惑於不撓獄市之說今 陛下任人使為京兆如得趙廣漢則安可以不撓獄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則安可以不撓獄市而責其各隨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臣以為莫若先之以猛而後之以寬頃者 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所以為繼之術是以京兆之政大則斬戮小則笞箠歷歲百餘而終無有一人能以仁恕為治者故其民怨於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天彊暴也 陛下深探儒者之是非而至於漢文漢武治亂之際臣聞老子之所以為得者清淨寡欲而

其失也棄仁義絕禮樂儒者之得也。曾君畢臣而其失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術。其所以有弊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者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變而作詩，雖言于聖人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實者不數，尊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止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家宰特因其歲之盈豐，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於有唐正觀開元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應變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辦，故而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辦，則又舉而歸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則夫陳平韋賢之論有不妄矣。若夫財貨之輕重始於周景王，而後有一品之差，命秩之實始於魏武帝，而後有六等之

號水旱蓄積之備，莫如李悝之平糶，邊陲守禦之方，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園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太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外，職金職歲，職弊皆列職於周官。樂語五均之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其說見於河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有益於當世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伏惟陛下諮謨國事，丁寧反覆，終而復始，不忍捨去，故於制策之終，則又曰：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夫陛下丁寧激切，至於如此，而臣何敢不爲。陛下申重其說，今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之故耶？臣聞求賢不如變俗，俗所不悅，雖其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靡。昔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爲之兵。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爲之慮。真宗好賢，則天下豪傑之士出而爲之佐。陛下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

愧於古人不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 陛下誠好之也然陛下中  
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不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虛人  
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怠惰驕不爲用而不能制開田滿野民食不  
穹而不能闢河水歲決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肆邀取金幣而  
不能服 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有如此者得非 陛下所好非  
所常用耶狄仁傑有言文士中所爲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與其  
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爲治天下當得渾剛  
質直不忌不克不憚劇易之人而任之如漢之絳侯條侯魏之賈逵  
鄧艾晉之溫嶠周昉唐之婁師德郝處後得此數人唯陛下所欲用  
之致之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之邊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  
者 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 陛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  
當今之文人皆可使爲朴直之士 陛下何憚而又不爲也臣本巾  
衣書生 陛下授之以爵祿而又 親策之於廷 陛下罄竭所疑  
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其中之所懷以輸之 陛下凡一制策

之所以問臣者臣謹已直率愚意竊揣而妄論之矣才智淺短不足  
以上塞明詔無補於 聖明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  
欲丁寧而致之 陛下者終欲爲 陛下畢盡其說臣聞聖人必有  
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以其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  
得其欲則廢之以無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不以  
爲貪貪極天下之樂而不爲人之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  
能成其私由是斷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  
其尊而用之以僂者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  
欲獲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動衆人之所惡而使  
天下無異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斥棄金玉不貴錦  
繡非以爲愛財也畏大臣禮小臣非以爲尚賢也雞鳴而起日昃不  
食非以爲集事也去聲色放人馬非以爲羨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  
而消其爭心焉耳伏惟 陛下賢策之始以無忘憂懼之心則又覽  
其終以去其太甚消天下不平之意二者既行則夫臣之所言者舉

可以漸用而無弊矣惟陛下慎慮之方行之無以臣言爲妄蓋臣之所見當今天下之事未有急於此者陛下幸而留意不勝幸甚臣謹對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穎濱先生

進策

君術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臣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間歲天子常詔兩制大臣使舉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僞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強弱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權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非必爲宰相諫官而後可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

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常以為天下之事  
雖其甚大而難辦者天下必有能辦之人蓋當公之所謂大患者不  
過曰四夷疆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飭重賦厚斂而用  
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姦宄不止此數四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  
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為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為天子  
出力而為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  
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  
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  
術制之也故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轡馬  
服於轅鷹隼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躓鷹隼不可  
以有所擊此三者喜怒哀怒之情發於其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  
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日治天下何異於治  
馬也馬之性剛很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進王良  
造父為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掣之有時則終日蹶蹶而

不知止此術之三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所盡用之仁者使效其  
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雖雜然  
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  
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可  
者彼不徒為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  
昔者秦漢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為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  
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其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  
帛子女牛羊大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越  
俎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彊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  
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又  
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  
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為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  
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讓  
畏譏遠引而去而小人官豎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

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善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以爲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君術二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之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

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市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怨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抵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有而擊之於左右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而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嘗難故古之擢臣

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  
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  
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姦何者有  
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  
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  
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頭是也人  
之將欲為此舉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  
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英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  
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言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  
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  
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  
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  
人者豈其能無意欲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則跟  
縮而不敢惟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添

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三

臣聞天下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獨  
取其意其道可以為善而亦可以為不善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  
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為仁也是故不  
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為義也是故不敢不殺  
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一名者其所以為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為義者  
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也有所蹈其矩故其為人也不失  
為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蔽而不見此  
其為人是鄉黨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為仁而有所不  
殺以為義義不在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無所據依而其退  
也無所底據故其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  
大亂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  
亦以自戒曰姑為無殺人以為仁而姑為果於殺人以為義是其仁



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無謗於天下斯足以爲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爲人臣而詔其君不曰必爲大人之仁義而曰姑爲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謗此非忍其君之不能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而迹求者其爲道也其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其廣而所處其約擇之甚微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吾一以貫之夫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爲一矣而能得吾一者其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者亦不足怪也古之聖人已能知之則行之而無疑已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己之私意而被天下之公義使已而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殺以成義之名使已而不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蓋必有大臣救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矣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以矢人之罪抵深法者民間有以赦除其罪

聞有以不義得罪於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見天子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間和而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臣凡以交濟其所不足而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苦於寬緩怠惰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大臣務以順從上意爲悅而豈亦天子自信以爲好仁之美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方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天下之以獄上者凡與死比則皆蹙頞而不悅此其爲意夫豈不善然天下之爲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爲仁而至於不仁歟臣愚以爲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爲善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爲也惟知天子之仁義而無務其迹以成匹夫之節使大臣得參於其間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於天子之道歟

君術四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

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不見忌其所撈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已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總總然而無所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其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待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若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其爲畏威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欲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其爲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

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姦發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偽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懼而不敢言多爲之隄防以御其變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怨眦眦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向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輕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頽惰

彘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虞夫准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君術五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習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而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為者然及其為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為則其勢無所不至其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

油

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

具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至湧而不可  
奔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  
安之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為去其所激觀其激  
之際而以為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

